

清宫造办处玻璃鼻烟壶的类别及其工艺特征

张荣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鼻烟壶是中国古代文物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的出现始于清康熙朝，在宫廷造办处和民间都大量制作，这与吸闻鼻烟习俗在清代的广为盛行密切相关，也与皇帝的提倡参与密不可分。鼻烟壶虽然出现较晚，却迅即流行，成为清代工艺美术发展的缩影。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各种材质的鼻烟壶2000余件，包括瓷、玉石、珐琅、玻璃、竹、漆、象牙、葫芦、珊瑚等。其中玻璃鼻烟壶900余件。清代鼻烟壶有官造与民造之分，所谓官造者即指清宫造办处奉皇帝谕旨制造的各种质地的鼻烟壶，民造者即指各个地方根据所好制作的鼻烟壶，官造鼻烟壶是清代工艺制作水平的最高体现。本文旨在结合史料、档案和珍贵的玻璃鼻烟壶实物，对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制作的官造玻璃鼻烟壶的类别及其工艺特征进行概括与论述。

一、 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

内务府是清代管理皇宫禁室事物的机构，以七司三院为主干，造办处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之一。

造办处具体建于何时，各种官家史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主要有康熙十九年（1680）之说[1]和康熙三十年（1691 A.D.）之说 [2]。

记载比较多的是，造办处初设在养心殿，后移至慈宁宫，习惯上仍称为“养心殿造办处”。“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其管理大臣官员无定额。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3]

“造办处掌成造诸器用之物。康熙三十年，以慈宁宫茶饭房一百五十有一楹为造办处。四十八年（1709），复增白虎殿后房百楹。”[4]

造办处是专门负责制造、修缮和存储帝后及宫廷需用各种器物的机构。为了具体承办制造、修缮各种器物，造办处内又分为不同的“作、处、厂”。

玻璃厂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建立的，“三十五年奉旨设立玻璃厂，隶属于养心殿造办处，设兼管司一人……四十九年（1710），设玻璃厂监造二人”[5]。玻璃厂是造办处内数个作坊之一，专门为皇室成员制作御用玻璃，位于西安门的蚕池口。为了满足皇家对玻璃器的需求，雍正年间在圆明园六所又建立了新的玻璃厂。北京夏天炎热，熔炉前工匠无法操作，故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五月止窑。”

据美籍学者艾美丽女士（Emily B.Curtis）的研究成果可知，德国传教士纪里安（Kilian Stumpf）主持了清宫玻璃厂的建造。由于人手不足，要求法国选派玻璃匠来华[6]。清宫玻璃厂建立之初，除了外国传教士以外，还有广东和山东的工匠曾在玻璃厂供职。

二、 玻璃鼻烟壶的肇始期——康熙朝

《清档》中详细记载了宫廷传旨交办各作——金玉作、匣裱作、珐琅作等各作制作、承修物品等事，并记述了月、日，交办人职衔、姓名，传旨内容，以及所做物品完成后由谁领走或进呈等过程。

《清档》中记录了雍正元年（1723）到宣统三年（1911）玻璃厂制作玻璃的情况，它是我们了解和掌握有清一代宫廷制作的玻璃数量、品种、类别的唯一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清档》中唯独没有康熙朝汉文档案，尽管如此，我们可从其它散见的文献和流传下来的珍贵玻璃实物来管窥康熙朝玻璃制造的概况。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朝已有单色玻璃、画珐琅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洒金玻璃和戗金玻璃等品种，雍正朝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描金玻璃。

康熙款的玻璃器皿目前仅知有六件传世品，北京故宫收藏一件透明玻璃水丞，台北故宫收藏一件玻璃胎画珐琅小瓶，香港李先生收藏“西瓜水色”玻璃水丞和玻璃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纹杯[7]， Hsggs Gemeente博物馆收藏一件玻璃胎画珐琅牡丹花纹小盒，英国布里斯托尔博物馆收藏一件豆绿色玻璃水丞，而康熙朝的玻璃鼻烟壶目前仅知一件，即私人收藏的康熙款宝石蓝色玻璃戗金牡丹凤纹鼻烟壶[8]。由此可见，宫廷造玻璃鼻烟壶最早为康熙时期。

三、 玻璃鼻烟壶的兴盛期——雍正朝

见于造办处档案记载的雍正朝制作的玻璃鼻烟壶有如下记录：

雍正元年杂活作 正月初九日，怡亲王交红玻璃烧珐琅油娄式鼻烟壶一件。

正月初九日，怡亲王交金星五彩鼻烟壶二件。王谕，照此样烧玻璃的鼻烟壶几件。遵此。于二月十九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玻璃鼻烟壶四件。于三月初四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花玻璃鼻烟壶四件。于三月初十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花玻璃鼻烟壶六件。于三月初二十五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花玻璃鼻烟壶四件，项圆紫青玻璃鼻烟壶二件。于四月初八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十二个。于四月二十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二十个。于五月初四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十二个。于六月二十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十六个。于七月初二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十六个，五彩玻璃鼻烟壶二件。

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十二件。

二年二月三十日做得镀金盖，象牙匙各色玻璃鼻烟壶二十件。

雍正三年玉作 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张进喜交葡萄色八角玻璃鼻烟壶一件。传旨，照样各色烧些来。钦此。于四年二月初九日做得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十件。于四年二月初十日做得套蓝螭虎鼻烟瓶一对。于四年二月二十日做得雨过天晴鼻烟壶二十件。于四年三月十三日做得红玻璃鼻烟壶十件。于四年

三月三十日做得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六件。于四年四月十六日做得大红玻璃鼻烟壶十件。于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做得黄玻璃鼻烟壶四件。

珐琅作 九月初十日员外郎海望交绿色玻璃鸡鼓鼻烟瓶一件。传旨，照此样式做红玻璃，两头或烧珐琅，或鍍金，鸡鼓盖子上的鸡生动些，口子开大些。于四年三月十三日做得红玻璃鸡鼓水注一件，珐琅鸡鼓水注一件。

烧造玻璃厂三月十三日首领太监李久明、萨木哈持来五彩缠丝玻璃鼻烟壶一件，涅黄套红玻璃小罐一件，涅黄玻璃鼻烟壶二件。奉怡亲王谕，着交玻璃厂照样烧做。钦此。

闰三月十六日太监刘希闻传旨，着将上用大红色、葡萄色鼻烟壶做些，钦此。于八月十四日做得各色玻璃鼻烟壶十件。

雍正五年珐琅作 闰三月，做得玻璃珐琅鼻烟壶十六个。

雍正六年珐琅作 四月初二日内管领穆森交来赏总督鄂尔泰玻璃鼻烟壶十个。传旨，配铜镀金象牙匙，以备赏给，记此。

七月十二日做得玻璃胎烧珐琅节节双喜烟壶一件。

七月十五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着照皇上常用的玻璃鼻烟壶式样用造办处库内金做鼻烟壶坯子二个。遵此。于十九日做得，照葡萄色玻璃鼻烟壶做的。

雍正七年玻璃作 四月十一日海望持出月白玻璃夔龙鸡心鼻烟壶一件，传旨，此做法甚文雅，但其玻璃走硝，另做玻璃二面。钦此[9]。

从以上档案记载看，雍正朝确实制作过不少各种工艺、各种颜色的玻璃鼻烟壶。明确记录的有单色玻璃、金星五彩玻璃、五彩缠丝玻璃、花玻璃、套玻璃、珐琅彩玻璃等。鼻烟壶的造形有八角形、鸡鼓式、油篓式。

制作最多的是单色玻璃鼻烟壶，单色玻璃是雍正朝制作数量最多的品种，也是雍正朝玻璃的主流产品。单色玻璃有“涅玻璃”与“亮玻璃”之分，“涅玻璃”是指不透明玻璃，“亮玻璃”是指透明玻璃。

见于雍正朝档案记载的单色玻璃颜色有30种之多。令人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雍正朝玻璃鼻烟壶比较罕见，台北故宫收藏的玻璃胎画珐琅竹节式鼻烟壶是非常珍贵的传世品[10]。北京故宫藏胤禛妃行乐图之九画像中，桌上摆放着一只红色玻璃鼻烟壶。（图1）

玻璃胎画珐琅是清代首创的玻璃装饰工艺，始于康熙朝，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故宫图书馆藏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案》中有“康熙款玻璃胎珐琅牡丹蓝地胆瓶一件”的记载，是目前所知康熙朝画珐琅在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录。

台北故宫收藏的雍正款玻璃胎画珐琅竹节式鼻烟壶，作三段竹节形，淡绿色地，绘碧竹二枝，衬以棕色斑纹及蜘蛛两只，底饰灵芝，有楷书“雍正年制”款。竹节和“节节”谐音，蜘蛛寓意“双喜”，此件鼻烟壶与《清档》中记载的雍正六年（1728）制作的“玻璃胎烧珐琅节节双喜烟壶”相吻合。

四、 玻璃鼻烟壶的鼎盛期——乾隆朝

乾隆时期稳定的政局，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乾隆皇帝本人对文化艺术的雅爱、推崇，使之成为清代工艺美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清档》可以看出，乾隆元年（1736）到三十年（1765）是玻璃厂大规模的生产期，也是清代玻璃制作的高峰期。

从玻璃品种看，乾隆朝是有清一代最为丰富、最为全面的时期，除康、雍朝已有的玻璃品种继续制作外，还烧造出若干新的玻璃品种。

按其制作工艺，乾隆朝玻璃鼻烟壶大致可以分为单色玻璃、套玻璃、画珐琅玻璃、金星玻璃、刻花玻璃、搅玻璃、描金玻璃、缠丝玻璃等；从数量看，乾隆朝制作的玻璃鼻烟壶占整个玻璃器数量的近一半左右，现存数量也是最多的；这些都充分说明乾隆朝玻璃鼻烟壶的制作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代。



图1

单色玻璃是乾隆朝玻璃器中制作数量最多的品种，见于记载的玻璃颜色达30多种，而现存玻璃鼻烟壶的颜色较之档案记载的要少许多，主要有白色、宝蓝、孔雀蓝、鸡油黄、粉红、豇豆红、紫红等，代表性作品有透明玻璃粉红色葫芦式鼻烟壶（图2）和红色玻璃鼻烟壶（图3）。

单色玻璃鼻烟壶大部分光素无纹，但其颜色娇艳纯正，呈现宝石般的色彩，具有其它工艺品无法替代的艺术效果。

套玻璃是乾隆朝玻璃鼻烟壶中的主要品种，是由两种以上颜色玻璃制成的器物。

其制作方法有两种，一是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之后在外层玻璃上雕琢花纹；一是用经加热半熔的色料棒直接在胎上作花纹。

套玻璃是玻璃成型工艺与雕刻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是玻璃制作工艺史上的重要发明。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这两种方法制作出的器物均可见凸雕效果，既有玻璃的质色美，又有纹饰凹凸的立体美。乾隆朝套玻璃鼻烟壶的色彩搭配有白套红、白套蓝、白套绿、蓝套红、绿套蓝、红套蓝、黄套绿、透明玻璃套紫、天蓝套宝蓝等。

套玻璃有套一色与套多色之分。康熙朝宫廷中已有套玻璃工艺了，只是至今尚未发现康熙朝的套玻璃器实物。雍正朝造办处档案中有关于当时制作套玻璃器的记载，也是未见传世品。从《清档》记载看，乾隆元年（1735）玻璃厂就开始制作套玻璃鼻烟壶。

乾隆六年匣作 五月二十九日太监高玉等交出洋漆匣六个，内有乾隆年制款金星黑玻璃鼻烟壶八件，套蓝玻璃鼻烟壶二件，套绿玻璃鼻烟壶一件，黄玻璃鼻烟壶二件，五彩星玻璃鼻烟壶一件，套红玻璃鼻烟壶五件，鹅黄鼻烟壶一件，玻璃珐琅鼻烟壶六件，套红玻璃福寿鼻烟壶一件，绿金星玻璃鼻烟壶二件，温都里那石鼻烟壶二件，酒黄玻璃鼻烟壶一件，黑玻璃描金鼻烟壶一件，绿金星玻璃一件，黑金星玻璃鼻烟壶，亮蓝玻璃画金花鼻烟壶一件。[11]

乾隆朝套玻璃器的做法，基本上采用在一色玻璃胎外，先满套另一颜色的玻璃，再按所需图案进行雕琢的方法。而鼻烟壶，因其地子可施展的空间狭小，有的则出现地子不平的现象。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套二色、三色甚至最多达套八色的玻璃器，在造办处玻璃厂中几乎未见。玻璃厂所造的套玻璃器是以单色玻璃套单色玻璃为主，成为宫廷制品与民间制品的不同特点。

乾隆朝套玻璃鼻烟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烧造技术成熟。器形秀美，比例适中，小巧玲珑，线条流畅，如红地套蓝色玻璃水仙纹鼻烟壶（图4）。第二，制作工艺精湛。套玻璃器是玻璃烧造技术和雕琢工艺的复合品，其雕琢工艺与同时期的漆、玉、牙、角等雕刻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黄地套绿玻璃鼻烟壶（图5），一株扁豆环绕壶体，枝叶茂盛，一只蝓蝓轻轻落于其上。此烟壶是套玻璃鼻烟壶中至精至美的一件，色彩鲜嫩，搭配和谐，黄如鸡油，绿如翠，是一件难得的佳作。第三，色彩搭配和谐，套玻璃器中以色彩对比强烈的为主，如白套蓝、白套红等；也有一个颜色系列的，如天蓝地套宝蓝玻璃葫芦式鼻烟壶（图6），色彩雅致，不落俗套。

始创于康熙朝的玻璃胎画珐琅，在乾隆朝发展至顶峰，制作数量开始增多，而且以鼻烟壶为主。玻璃胎画珐琅器皿主要是在造办处珐琅作制作完成的，《清档》中屡见记载。如：

乾隆元年珐琅作 五月十七日太监毛团传旨：玻璃器皿上烧软珐琅伺候呈览。钦此。于本年五月二十日将烧造得亮蓝玻璃软珐琅鼻烟壶二件持进呈览。奉旨：鼻烟壶上花卉画的甚稀，再画时稠密些，俱各落款。钦此。

乾隆四年匣作 二月初一日太监毛团交玻璃烧珐琅鼻烟壶十件。传旨，配好匣盛装。钦此。

珐琅作 正月三十日催总邓八格来说，太监毛团传旨，着做各色玻璃鼻烟壶四十件，烧珐琅。钦此。于三月初三日首领吴书将呆白玻璃画金地杏林春燕鼻烟壶一件，画金地三秋图鼻烟壶一件，画金地牡丹花鼻烟壶一件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将画金地牡丹花鼻烟壶留下，其余二件仍发出刻款。钦此[12]。



图10



图1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玻璃胎画珐琅20件左右，除两件玻璃瓶外，其余都是鼻烟壶，几乎件件是精品，如玻璃胎画珐琅仕女图鼻烟壶（图7）、玻璃胎画珐琅螭纹鼻烟壶（图8）、玻璃胎金地珐琅花卉鼻烟壶（图9）玻璃胎画珐琅西洋女子图鼻烟壶（图10）等，不仅制作精湛，而且色彩柔美，是清代玻璃鼻烟壶最高水平的体现。

台北故宫已出版的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数量比北京故宫多，现存玻璃胎画珐琅与《清档》所记载的数量不成比例。玻璃胎画珐琅是清代玻璃中制作工艺难度最大，又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它是玻璃、珐琅、绘画艺术的集合品。

玻璃胎画珐琅的制作对生产技术要求较高，因玻璃与珐琅的熔点比较接近，温度低珐琅呈色不佳，温度高则玻璃变形。从仅见的传世真品看，能够在寸天厘地的掌中珍玩中完整地表现出山水、人物和花鸟，确实体现了造办处匠师们鬼斧神工的技艺。正是由于玻璃胎画珐琅所产生的独特魅力，故在晚清民间有“古月轩”之神秘传说。当然，此说尚待进一步研究。

金星玻璃，又称“温都里那石”，是乾隆朝首创并只有乾隆一朝才有的玻璃品种，因在红褐色玻璃体内闪烁着无数个金色光点，故名。

乾隆六年（1741）在西方传教士纪文、汤执中二人的参与指导下，造办处玻璃厂正式烧制成功了金星玻璃[13]。



图12-1

金星玻璃是清代玻璃中比较珍贵、制作数量稀少的品种，北京故宫藏金星玻璃不过40余件，而鼻烟壶仅有5件左右。

金星玻璃器是在造办处“玉作”制作完成的，它是用砗玉的方法加工而成。传世金星玻璃鼻烟壶数量少与乾隆皇帝的旨意不无关系。如：

乾隆四年玉作 二月十六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传旨，将做活计扎下碎温都里那石炼看。钦此。于二月十七日催总白世秀将碎温都里那石十二两炼看得无金星随设法粘点做得鼻烟壶三件，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将鼻烟壶配盖，嗣后不必再做。钦此。

乾隆八年珞琅作 二月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交套红玻璃鼻烟壶一件。传旨，着照此大小样款做金星玻璃鼻烟壶二件，不要花纹；长腰元二件；长元二件，亦不要花纹。钦此。于本月十六日做得[14]。

与此相关的还有洒金星玻璃，即在玻璃体内洒有不规则的金星，《清档》中有“绿金星鼻烟壶、绿金星圆水丞”的记录，传世的乾隆款洒金星玻璃器仅见绿金星玻璃鼻烟壶（图11）和黑金星玻璃鼻烟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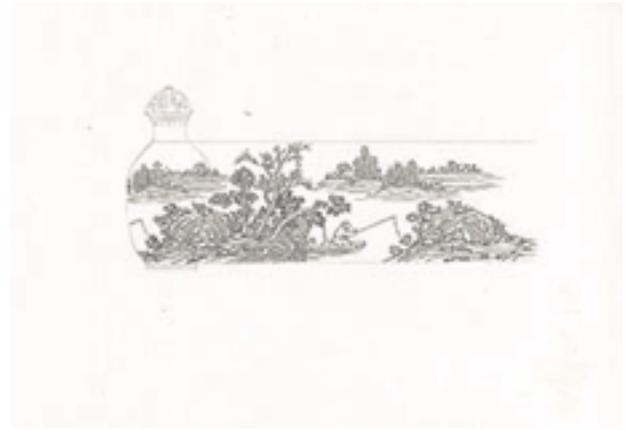


图12-2



图13

描金玻璃在清代始见于雍正朝，乾隆朝《清档》中有“蓝玻璃画金花瓶、黑玻璃描金鼻烟壶”的记载。乾隆朝的描金玻璃器北京故宫仅藏一件，即描金山水人物鼻烟壶（图12-1 12-2），该鼻烟壶的描金纹饰虽大部分已脱落，但它却是描金玻璃工艺品种的重要物证。

搅玻璃与缠丝玻璃的效果极为相近，外表也是自上而下旋转的花纹，具有行云流水般的效果，如搅玻璃葫芦式鼻烟壶（图13）。

雕刻玻璃是运用琢玉的方法在玻璃表面雕琢出花纹，其表现手法有两种，一为阴刻的凹陷花纹，一为阳起的浮雕花纹，如粉红色玻璃浮雕龙纹鼻烟壶（图14）即属于后者。

缠丝玻璃之名始见于雍正朝《清档》，但未见制作记录。乾隆朝《清档》中出现了制作缠丝玻璃的记录。如：

乾隆元年玻璃厂 六月初三日，太监毛团传旨：照交出配宝格内西洋缠丝玻璃高足杯样烧造几件。钦此。于本月二十五日做得。又十一月十二日，太监毛团传旨：着将缠丝玻璃器烧造些。钦此。于乾隆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将做得缠丝玻璃鼻烟壶一件，匙箸瓶一件，交太监毛团呈览。传旨：仍交玻璃厂。钦此 [15]。

缠丝玻璃工艺源于西方，造办处玻璃厂制作缠丝玻璃始于乾隆朝，应与西洋传教士效力玻璃厂有关。传世的乾隆朝缠丝玻璃器仅见玻璃瓶、碗等少数器皿，而不见鼻烟壶。

乾隆朝的玻璃鼻烟壶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供皇家自己享用。玻璃厂除了定期制作外，皇帝也要求玻璃厂在重大节日向皇室进献玻璃鼻烟壶，如《清档》中记载：万寿节呈进玻璃各色玻璃鼻烟壶六十个。端午节呈进各色鼻烟壶六十个，俱配铜撒花镀金盖，俱随暖木牙匙。年节呈进玻璃鼻烟壶六十个。

以上成为每年必做的定例。二是供皇帝赏用。《清档》中屡有记载皇帝要求制作赏用的玻璃鼻烟壶，如：乾隆十三年玻璃作 十一月初六日，司库白世秀为往南苑随侍，请传做各式玻璃鼻烟壶二十件，随牙匙铜盖，以备赏用等语[16]。每年赏给达赖、班禅的物品中总有玻璃瓶、碗、鼻烟壶等。乾隆皇帝赏用最多的是鼻烟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朝玻璃厂制作数量最多的玻璃器是经过各种艺术加工的鼻烟壶。据粗略统计，乾隆一朝制作的玻璃鼻烟壶的数量应在数万件以上。

鼻烟壶不仅用于每年在端午节、中秋节、万寿节、年节向皇帝呈进，而且乾隆帝经常特命玻璃厂制作鼻烟壶作为赏赐之用，最多的一次是乾隆二十年为了准备一批在承德避暑山庄作赏赐品的玻璃器，四月七日传旨造办处制作鼻烟壶五百个，玻璃器皿三千件。

又如乾隆十九年正月三十日，传作“赏用各色玻璃鼻烟壶一百个……以备随围应用”[17]。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制作“赏用玻璃器皿两千件，玻璃鼻烟壶五百个”[18]。



图14

北京故宫及世界各地博物馆、私人收藏家中珍藏的鼻烟壶也以玻璃质地的为最多，这与清代皇帝的推崇、喜爱以及大量的制作是不无关系的。

五、 玻璃鼻烟壶的衰落期——嘉庆至宣统朝

嘉庆朝至宣统朝的百余年间，玻璃厂制作玻璃器的数量、种类已成定例，即每年端午节成做盘、碗、瓶、炉81件，鼻烟壶60件；年节成做盘、碗、瓶、炉100件，鼻烟壶60件。即每年烧造玻璃器301件[19]。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和十二月呈进。

从现存的玻璃实物看，嘉庆朝至宣统朝的玻璃器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一百年间制作的玻璃器皿几乎都是单色玻璃，而乾隆年间盛极一时的套玻璃、金星玻璃等工艺荡然无存。

嘉庆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玻璃制作工艺从此进入了衰落期，鼻烟壶的制作也不例外。

嘉庆至宣统朝的玻璃鼻烟壶只有单色玻璃一个工艺品种，有透明玻璃、半透明玻璃和不透明玻璃。

玻璃颜色有天蓝、浅蓝、宝蓝、豆绿、琥珀、藕粉等。玻璃胎体厚重，造型笨拙，款识潦草，缺乏艺术感染力。

咸丰皇帝对此也不甚满意，于咸丰八年（1858）曾亲谕玻璃厂“嗣后玻璃活计要素，俱不拉花，款要真”[20]。

遗憾的是，皇帝的亲谕也无法挽救玻璃制作水平一路下滑的趋势。

即使如此，嘉庆到宣统年间，对达赖、班禅的赏赐品中仍然有玻璃器皿，如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二十八日，赏班禅的物品中有亮蓝玻璃瓶一对，琥珀玻璃盘一对，亮绿玻璃瓶一对，玻璃鼻烟壶四个[21]。大清朝皇帝仍把赏赐玻璃器看作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康熙朝是清代官造玻璃鼻烟壶制作工艺的开端和奠定基础的时期，小巧玲珑的鼻烟壶成为清代工艺品中的新宠和皇帝重要的赏赐品。

雍正朝已有六个品种的鼻烟壶，成为雍正朝玻璃制作工艺的亮点。乾隆朝是有清一代玻璃制作工艺最为辉煌、全面发展的时期，此时玻璃鼻烟壶的制作数量已成定制。

嘉庆朝是玻璃制作工艺的转折点，从此造办处玻璃厂一蹶不振，工艺水平逐步下降，鼻烟壶也不例外。官造玻璃鼻烟壶的兴衰与清代玻璃制作工艺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发展规律是一致的。

注释

- [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千一百七十三，“武英殿修书处”条。
- [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页2292，官署。
- [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千一百七十三，“养心殿造办处”条。
- [4] 同[2]。
- [5] 同[3]。
- [6] 林业强：《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杂考》，《虹影瑶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
- [7] 《虹影瑶辉》页84，图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
- [8] Pury Brightness Shines Everywhere-The Glass of China。
- [9]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胶片60、64、65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0] 张临生：《故宫鼻烟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年。
- [11][12][14][15][16] 张荣：《光凝秋水——清宫造办处玻璃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 [13]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胶片80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7] 张维用：《冰花楼诗文集》，远方出版社，1998年。
- [18]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胶片109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9] 屡见嘉庆至宣统年间《清档》记载。
- [20]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编号307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21] 《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胶片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